摇策摇摇划：刘敬余

摇责任编辑：谢凤岗摇昭摇富

摇封面设计：康笑宇工作室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第三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员缘圆号）

邮编 猿源园园园摇摇电话：（园圆员）圆猿猿缘缘源缘源

出版人 刘建平

永清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经销

圆园员缘年 员月第 员版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圆园员缘年 员月第 员次印刷

开本 苑园园毫米伊苑园园毫米摇摇摇摇摇 员猿.缘摇摇摇摇摇摇摇摇印张 猿园摇摇摇摇摇摇 印数 员—员园园园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全套十册定价 员园园园元（本册 员园园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李　政/改写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序　言

文学名著，具有永久的魅力，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曾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面对现代竞争性很强的社会，青少年朋友在心理、思维、修养等素质形成方面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家庭教育的单调，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局限，都多多少少束缚了孩子们无拘无束的天性。他们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天空。而文学名著给他们提供了了解世界和社会的窗口。书中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教会孩子们了解不同的人以及错综复杂的社会。这些文学名著非常有利于培养孩子们良好的习惯和心理素质。通过阅读，青少年朋友们可以学到提高社交、认识世界的能力和方法。

这套青少版世界文学名著按照语文新课标指定书目进行精选。我们在参考和借鉴以前译本许多优点和长处的基础上，在忠实原著的前提下进行了高度浓缩，保持了原著的梗概和精华，还配有形象的插图和助读的注解，图文并茂，深入浅出，使之尽量符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尽量适合青少年读者阅读，这就便于广大中、小学生轻松阅读和理解吸收了。

导 读

保尔·柯察金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严峻生活，把对旧生活自发的反抗改变为自觉的阶级意志。

保尔的英雄主义是早期布尔什维克的理性真诚，个人价值和集体事业在观念上处于和谐状态。小说不仅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困境来塑造这位主人公，还通过激动人心的独白、发人深省的警句格言直抒这种赤诚情怀。

人物介绍

保尔·柯察金

他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中心人物，也是书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他是在老布尔什维克朱赫来的影响下从自发走向自觉的。他是一名热血青年，他不但勇敢、勤劳、善良，而且慷慨大方，乐于助人，胸怀大志，热爱祖国。他由一个顽童历尽磨难，成长为一位信念坚定、品格高尚的共产主义战士，懂得了不平等生活的社会根源，懂得了要想推翻旧世界，必须成为“勇敢坚强的阶级弟兄”和“坚决斗争的钢铁战士”。他总是随时准备承受对自己最沉重的打击，他经受住了一切考验，在对待友谊、爱情和家庭等问题上，他也经受住了考验，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原则。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后，非常苦恼，不能自拔，但他仍然非常顽强和乐观。他的故事激励了很多人，他的形象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不可泯灭的思想光辉。

冬 尼 娅

她是林务官的女儿，非常温柔，非常具有女性的魅力。有着漂亮的容貌、迷人的蓝眼睛、小鸟一般轻盈的身躯，有着与革命者的现实不相融合的本色性格，这是一种典型的女人的形象。她的资产阶级思想随着年岁的增长不断显露出来。拥有美貌的冬尼娅代表了肉体的欲望的世俗生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与保尔对崇高精神生活的追求形成了截然的对立。

丽　　达

她是乌克兰共青团委书记，总是剪着短发，作为“自己人”，她非常具有温情，她将保尔的爱火吹燃。她虽然是一个革命者，但在保尔的心目中，她“究竟还是一个女人”，她追求爱情却没有结果。

目录

1 匪帮火拼 001
2 遭出卖关进监狱 005
3 监狱外的关心 011
4 侥幸出狱 015
5 谢廖沙参军 024
6 转战南北 033
7 经受感情挫折 037
8 爱上丽达 044
9 歼灭暴动匪徒 052
10 危险的筑路工程 059
11 工地再见少年恋人 062
12 大难不死 070
13 重返工作岗位 074
14 工作岗位上的尖兵 078
15 保尔戒烟 082
16 迟来的爱情 085
17 怒急伤人 093
18 疗养院里的战士 097
19 丘查姆一家 100
20 最爱达雅 107
21 继续冲刺 114

1

匪帮火拼

一九一七年，俄国沙皇被推翻的消息如同一股旋风刮进了小城。

人们听到了一串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但很快那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便过去了，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只有市参议会屋顶上的那面红旗，在表示这里曾发生过变革，但市参议会却是由孟什维克把持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九一八年五月，情况才有了一些变化。那天，车站上出现了一群群自称是布尔什维克的人，他们大多是来自前线的士兵。

一九一七年的一个春日，在保尔家的小园子里，保尔、谢廖沙和克利姆卡这三个小伙伴正躺在草地上，忽然背后传来马蹄声，一个人骑着一匹大马从路上疾驰而来。公路和园子的低矮栅栏之间有一道排水沟，那马一跃而过，在栅栏旁边停了下来，马背上的人挥着鞭子向他们打招呼，可见来得是游击队。保尔从游击队处获得了一支步枪，他把步枪藏在棚顶底下的几根横梁上。游击队撤走一九一八年以后，德国人进城了。开始收缴枪支，保尔把他的步枪藏了起来。游击队长朱赫来教他用枪和拳击。后来，保尔又偷了德国中尉的一支手枪。更重要的是，税务官的女儿冬妮亚还与他产生深深的感情。小伙子真是春风得意啊！

一九一八年，严酷的阶级斗争席卷着乌克兰。越来越多的人拿起武器。太平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

白匪首领佩特留拉将军，手下大小头目不计其数。这些头目纠集亡命之徒，打着佩特留拉的蓝黄旗，到处烧杀掠夺，无恶不作。他们的克星是英雄善战的红色游击队。白匪头目之间，为了争权抢地盘，也是冲突不断。

昨天，白匪头目戈卢勃上校带着两千名乌合之众，开进了这座小城。这位上校老爷骑着高大的黑马，头戴红顶羊皮帽，身披毡斗篷，里面穿着长袍，佩戴着短剑和镶银马刀，看上去真有点滑稽。

为了欢迎他的队伍，小城中惟一的剧院里，正在举行盛大的晚会。拥护佩特留拉的绅士界全部“精英”都出席了。

戈卢勃上校来到剧场的时候，晚会进入高潮。戈卢勃带着的情人是酒馆老板的女儿——一个胸部丰满的姑娘。

帕利亚内查少尉是戈卢勃的副官，他搞来许多美酒佳肴。军官和女伴们喝得醉醺醺的。

演出结束，清理完场地便开始跳舞。军官和当地的美人们跳得如狂如痴。

这时候，设在城边的岗哨发现了情况：有一队骑兵正从磨坊那边转出来，渐渐接近城区。

哨兵慌忙扑到机枪跟前，咔的一声，推上枪机，厉声喝问：“站住！什么人？”

夜色中，两个人影上前，其中一个扯开破嗓子大嚷：“我是帕夫柳克长官，后面是我的部队。你们是戈卢勃的人吗？”

“对！”一个军官迎上去。

“我的部队安顿在哪儿？”

“我马上打电话问问司令部。”军官说完，走进了路边的小屋。

过了一分钟，他出来了，下达了一道命令：“弟兄们，把机枪从大路上挪开，让帕夫柳克大人过去。”

在灯火辉煌的剧院门口，帕夫柳克勒住了缰绳。

“哟，好快活！咱们也来乐一乐嘛。喂，斯塔列日科，你安排弟兄们住到各家去。卫兵跟我来。他翻身跳下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剧院门口，戈卢勃的卫兵拦住帕夫柳克："有票吗？"

帕夫柳克用肩膀撞开这个卫兵，带着身后的十二个人闯进了剧院。

这批人立即引起全场的注意，帕夫柳克格外显眼。他个子高大，身穿上等呢料的军制服，头戴高加索皮帽，肩头斜挎毛瑟枪，口袋里还露出一颗手榴弹。

戈卢勃站起来，踢开面前的一张椅子，三步并做两步地走到帕夫柳克面前。他原本就有一笔账要同这家伙算呢。

一个星期前，戈卢勃的队伍和红军激战。帕夫柳克理应从背后袭击红军，但他却趁机带部队去占领了一个小镇，大肆抢掠。戈卢勃因此遭到了惨败。

现在，帕夫柳克竟然又闯到这里来称王称霸，戈卢勃岂能善罢甘休。

两个白匪头目，对峙了几秒钟，互骂起来。

在这儿，毕竟戈卢勃人多势众。他大吼："把他们抓起来，拉出去，每个人抽二十五鞭。"

他手下的军官，像猎狗似的，从各个方向扑外向帕夫柳克一伙。

几分钟后，帕夫柳克一伙被解除了武装。戈卢勃的人拳打脚踢，把他们撵出剧院。

帕夫柳克鼻青脸肿，皮帽也没了，带着部下，跳上马背，顺着大街飞驰而去。

晚会进行不下去了，女人都不肯跳舞，要求送她们回家。但是戈卢勃一声令下："谁也不准离开！派人把住门！诸位先生和女士，咱们今天跳个通宵！我带头！"

乐曲奏响，但是舞没跳成，哨兵闯进来报告，帕夫柳克的人已经包围了剧院。

戈卢勃的副官帕利亚内查一枪打掉天棚上那只一千度的大灯泡。全场顿时漆黑。在咒骂声、吆喝声、尖叫声中，帕利亚内查活像一条泥鳅，从后门溜出去，直奔戈卢勃的司令部。

半小时后，枪声四起，小城里展开了一场狗咬狗的战斗。

东方发白的时候，枪声才逐渐稀疏。

有个消息在小城里流传：虐杀犹太人的行动即将开始。

谢廖沙已经在印刷厂里工作一年多了。这里的排字工都是犹太人，谢廖沙和他们相处的很好，听到这个消息后，谢廖沙找保尔和克利姆卡商量，要他们也接纳一些犹太人在地窖里、阁楼上藏身，以避过这场灾难，因为听说匪帮暂时还不会骚扰俄罗斯人。两个朋友都爽快地答应了。

原来在那天夜战中，帕夫柳克吃了败仗。戈卢勃也伤亡了 圜多人，部队里，尤其是在损失最大的警卫连里，产生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副官帕利亚内查向戈卢勃献计，让部下“消遣”一下，也就是出去虐杀犹太人。

烧杀抢劫的虐犹活动，一大清早就开始了。

副官帕利亚内查下达了一串命令：

“设置岗哨，把工人居住区和车站通往市区的大路隔绝；在列辛斯基家的花园里架起机枪，监视大路；如果工人出来干涉，就用铅弹逼退他们。”

虐犹队伍出发了，最前面是骑着马的副官帕利亚内查和警卫连长萨洛梅加。

顿时，小城里一片混乱。匪徒们因分赃不均，野兽般地你争我夺。

天黑以前，匪徒都已经喝得大醉。在夜幕下，他们更加兽性大发。

可怕的三天两夜，多少生命遭到杀戮。活下来的人，心中充满了羞辱、痛苦和哀伤。

谢廖沙把一些犹太人安置在他家的地窖里和阁楼上。一切安顿好后，他穿过菜园准备回家的时候，看到有个骑着马的匪兵在追杀一个犹太老汉。眼看老汉就要被打死，谢廖沙跃上大路，冲到战马跟前，大喝一声：“住手，狗强盗！”

那匪兵并没有收回刀，而是用刀背顺势朝这金发年轻人的脑袋挥去……

红军步步紧逼，不断地向大头领佩特留拉的部队发动进攻。戈卢勃的队伍被调到前线，只有后方警卫队和警备司令部留在小城里。

犹太居民利用这暂时的平静，掩埋遇害的亲人。

2

遭出卖关进监狱

夜，昏暗而阴郁。灰黄的月亮，发出微微颤动的幽光。月亮被乌云吞没了，仿佛掉进黑色的染缸。这个时候，被枪托敲落几颗牙齿或让枪弹打穿脑袋是常有的事，居民都知道，必须待在家里，最好连灯也别开。

但正是在这样的深夜，偏偏有个人走在大街上，步履匆忙。

他走到保尔家的外面，小心地敲敲窗框，没有声息。他再敲敲，比头一次更响些、坚决些。

保尔跳下床，走到窗前，想看清楚是谁，可外面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影。

朱赫来粗壮的身体从窗口挤了进来。

他随手关上窗门，倾听着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后，转过身来，问："会不会吵醒你妈妈？她大概睡了吧？"

保尔告诉他，只有他一个人在家。水兵朱赫来放心了，声音也提高了些："小兄弟，那帮畜生正在搜捕我。我今天险些被他们抓住。刚才我从后门回到住处，到了板棚那儿，发现有个家伙躲在院子里，身子紧贴着树干，可刺刀露在外面，让我看到了。我转身就跑，一直跑到了你家。小兄弟，我打算在你家住几天。"

朱赫来和保尔一同住了八天。保尔头一次从他嘴里听到这么多重要的

道理，保尔觉得既新鲜又激动人心。

朱赫来讲得简明易懂。以前，保尔被一些漂亮的党派名称搞得稀里糊涂，现在才知道，只有一个政党是真正的革命党，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保尔低声问："我想你一定就是个布尔什维克，或者是共产党。"

朱赫来哈哈大笑："小兄弟，这是明摆着的嘛。不过，布尔什维克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布尔什维克。"接着，他严肃地说："你既然已经知道了，就应当记住：要是你不愿意让我被他们杀死，那么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泄露出去。明白吗？"

"明白。"保尔坚定地回答。

这时候，院子里响起说话声。没敲门，人已经进屋了。朱赫来急忙把手伸进衣袋，又立刻抽了出来。是谢廖沙，他头上缠着绷带，脸色苍白，而且瘦多了。他的姐姐瓦莉亚，还有克利姆卡，都跟在他后面。

谢廖沙还没完全康复，他靠在保尔的床上。朋友们热热闹闹地交谈起来。谢廖沙把匪兵砍伤他的经过告诉了朱赫来。

朱赫来对这三个小青年很了解，知道他们把一些犹太人藏在家里，使那些人躲过了虐犹的暴行。当夜，朱赫来给他们讲布尔什维克，讲列宁，帮助他们认识近日发生的种种事情。

朱赫来每天傍晚出去，深夜回来。小城里已经存在着一个党组织。他本人决定离开这里，去找红军队伍。所以，现在正忙着和同志们商量今后的工作。

有一天，朱赫来整夜没有回来。

保尔预感到出事儿了。他锁好屋门，到克利姆卡家里和谢廖沙的家里去找，但都没有消息。

他又跑回家，希望看见朱赫来已经到家。但是，屋门仍然紧锁着。保尔站在门前，心情非常沉重。

他左思右想，一股莫名的力量驱使他去取出了那支用破布包着的手枪。

沉甸甸的手枪藏在口袋里，保尔朝车站走去，心头不免有些紧张。

在车站上，他也没有打听到朱赫来的下落。

往回走的时候，恰巧经过林务官家那熟悉的花园。保尔怀着不可名状的希望，朝里瞧瞧，但没看到任何人。他不禁想起了一个月以前和冬妮亚之间的那次争吵。

保尔站在门口，几秒钟一声不吭，充满敌意的目光盯着维克托。冬妮亚一边请保尔进屋，一边对莉莎说：

“我来介绍一下。”

莉莎好奇地打量着保尔，欠了欠身子。

保尔一个急转身，快步穿过饭厅，朝门口走去。冬妮亚一直追到台阶那儿，双手抓住保尔的肩膀，激动地说：

“你为什么要走呢？我就是要他们见见你呀。”

“用不着拿我在这些人面前展览。我跟他们谈不拢的。也许你觉得他们可爱，我却恨他们。我不知道你跟他们是朋友。早知如此，我决不会来。”

冬妮亚压下心头的火气，打断他的话：

“谁给你的权利可以这样对我说话？我可从来不问你跟谁交朋友，谁常到你家去。”

保尔一边走下台阶，进入花园，一边斩钉截铁地说：

“那就让他们来好了，反正我不会来了。”

他朝栅栏门跑去。

从那以后，两人一直没有见面。而今天，他却又很想看到冬妮亚了。

十字路口有个废弃的售货亭。一旁，维克托和莉莎在依依不舍地分别。

维克托握着莉莎的手，情意绵绵地问：“明天你一定会来的，对吗？你不会骗我吧？”

莉莎卖弄风情地说：“来，我一定来，你等着我吧！再见！”

莉莎刚走出十几步，看见对面有两个人拐上大路。前面一个，是肩背宽厚的工人，上衣敞开着，露出水手衫，一只眼睛又青又肿，腿略微有点弯，但却迈着坚实有力的步子。

在他后面约三步远，是一个黄胡子匪兵。他端着步枪，刺刀尖几乎要碰到前面那人的后背。

莉莎把脚步稍稍放慢，走到公路的另一边。这时候在她后面，保尔走上了公路。

他也发现了那两个人，并且认出被押着的人是朱赫来。他的两只脚立刻像生了根似的，再也挪不动了。

朱赫来越走越近。保尔心头狂跳，时间紧迫，但一时他又拿不定主意。

保尔想起了口袋里的手枪。只要等他们走过去，朝押送兵的后背放一枪，朱赫来就能得救。

保尔急速地朝后面看去。大路上空荡荡的，没有人影。前面倒是走着一个穿春季短大衣的女人，看样子不会碍事的。

保尔走到公路边上，到了相隔只有几步远的时候，朱赫来也看见了保尔。

朱赫来感到很意外，不由愣了一下。这样一来，刺刀尖立刻碰到了他的后背。

“喂，快走，再磨磨蹭蹭，我就给你两枪托！”押送兵刺耳地吆喝着。

朱赫来加快了脚步，他真想对保尔说几句话，但是忍住了，仅仅挥了挥手，像打个招呼。

保尔生怕引起黄胡子押送兵的疑心，赶紧背过身去，让朱赫来擦肩而过，仿佛他对这两个人毫不在意似的。

保尔出其不意，朝黄胡子匪兵扑过去，抓住步枪，拼命地向下压。

“啪”的一声，刺刀撞在石头路面上。

匪兵没想到会有人偷袭，一时间不觉惊呆了，但他立刻使足劲儿，往回夺枪。保尔把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步枪上，死也不松开手。突然一声枪响，子弹打在石头上，弹起来，落到路边的壕沟里去了。

朱赫来听到枪响，往旁边一闪，回过头去，见押送兵正狂怒地从保尔手里夺枪。

朱赫来一个箭步，冲到他们跟前，抡起拳头，猛击押送兵的脑袋。紧接着，又是重重的两拳，打在这家伙的脸上。他手一松，放开了保尔，自己像一只装满粮食的口袋，滚进了壕沟。

维克托离开十字路口，已经走出了百步远。

突然，两个佩特留拉匪兵迎面过来，维克托闪到一边，给他们让路。一个匪兵身骑秃尾马，另一个扯着骑马人的裤腿，起劲地说着什么。

维克托让他们过去以后，正要继续往前走，突然公路上传来一声枪响。他站住脚，回头看，只见骑马的匪兵一拉缰绳，朝枪响的地方奔去，另一个也提着马刀，紧紧跟在后面。

几个被捕的人都集中在公路上。维克托和莉莎也在其中，莉莎是作为目击者被扣留的。

她看到朱赫来和保尔从她身旁跑过去的时候，吓得站住了。

她认出了袭击押送兵的人正是冬妮亚要介绍她认识的少年。

抓到的人，全都被带到警备司令部。直到晚上，警备司令才下令释放他们。

维克托陪着莉莎回去。

快到家的时候，莉莎问他："救走犯人的，你知道是谁吗？"

"我哪里知道呢？"

"有一天晚上，冬妮亚要给我们介绍的那个小伙子，你还记得吗？"

维克托站住了，惊讶地问：

"保尔·柯察金。"

"对，他好像是姓柯察金。您还记得吗？那天他好古怪，转身就走了。"

"那你为什么不向警备司令告发呢？"

莉莎愠怒地反问：

"我怎么能干这种卑鄙①勾当？"

"怎么扯得上卑鄙呢？"

"那么依照您的看法，这还是高尚行为？他们干的坏事，您就忘记了？您难道不知道学校里有多少犹太孤儿吗？您还要我去告发保尔？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

① 卑鄙：（语言、行为）恶劣；约书 跃卑微鄙陋。

往回走的路上，维克托心里盘算着："很好，小姐，您可以认为这是卑鄙勾当，但我却不这么认为。当然，谁放跑了谁，都跟我没关系。可眼下却有个好机会能够干掉保尔·柯察金，错过了就太可惜了。"

维克托走进了警备司令部。

不大一会儿，他就带领着四个佩特留拉匪徒朝保尔家走去。

他指着透出灯光的窗户，压低声音说："那儿就是。"然后扭过脸问身旁的少尉："我可以走了吗？"

"请便。我们足以对付。谢谢您帮忙。"

维克托急忙大步离开。

保尔被匪军抓了起来，匪兵们不断地对他拳打脚踢，然后，把他押到警备司令部，他被推进黑洞洞的牢房。保尔在牢房里摸呀摸的，摸到了木板床似的东西，便坐了下来。一路上，他遭受了毒打和折磨，心情异常沉重。

保尔是在克利姆卡家和水兵朱赫来分手的，朱赫来留在克利姆卡家里，以便天黑后混出城去。然后，保尔又去看望了谢廖沙一次。

"幸亏我把手枪藏到乌鸦窝里去了，"保尔暗想。"要是被他们搜到，我肯定完蛋。唉，他们怎么知道是我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这一夜，保尔翻来覆去，思前想后：头一次参加斗争，就这么不顺利。刚迈出一步，就像老鼠似的被捉住，关进了笼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